

山西昔陽縣志卷之五

書

與喬宇書

明章懋

伏惟先生以天生鴻碩若時登庸而才猷德望名於一世訐謀樞宥之廷增重留都之勢朝廷之所倚毗四方之所具瞻永綏宗社鉤候萬福其夙欽令聞恆切傾企思欲一瞻容色一聞緒論以慰鄙懷而弗克如願荷蒙盛德撝謙禮下時賜存問非好善而忘勢者能若是乎昨歲門人董生歸自南雍又辱鈞翰下領加以香帕會錄之貺而獎與過情且謂不肖享平格之壽三肅拜賜曷勝惶汗但書所謂平格者蓋指商之六臣能保乂有殷格於皇天而多厯年數故周公以勉召公而碌碌庸流曷足以語於此哉此某所以再拜頓首而循

牆遠避也來教所言蓋先生之道耳方今大駕遠巡而前星未耀四方多故萬姓驚惶咸謂苞桑不繫伏莽可憂惟恐變出不虞患生所忽中外所望以扶持世教而康濟時艱者惟在於先生而已先生負有為之志當可為之時必將思所以廣儲蓄修武備為足食足兵之計求異材結民心為制治保邦之謀於以壯皇圖於不拔綿國祚於無疆則育周諸公不得專美於前矣異時推保乂之勲享而平格之壽者豈不在於先生乎因便布此以拜來教之辱

答樂平令陶西園書

清周景柱

河南
臬司

接得手教如歡晤也比想琴堂清暇自得其素君子之心與境綽綽有餘役役者何如矣近秋氣肅初冬天目晴朗懷抱為之大舒起居當佳馳候不既

公字西擎時為蒲州守

光緒丁丑大祲與李菊圃論善後事宜書 李鳴鳳

變生於常而惟常可以禦變天道不能有常而無變雖聖人不能處常而不處變欲求禦變之方亦仍本聖賢之常道禦之而已以變禦變非善禦者也何以謂變生於常也寒暑往來屈伸之道無論矣即以今日時勢言之古者士歸農兵亦歸農工賈亦歸農地廣人稀一夫受田百畝猶有餘夫之田今行古法不特百畝即一夫十畝亦不能徧給於蚩氓而無恆產者十之五六工賈猶可以通工易事而士與兵皆袖手坐食而毫無益於農則農病矣人既不能盡為農則秀而為士武而為兵便利者而為工賈士兵工賈外又有僧老雜流游手游食之民極而至於作奸犯科罔畏罪辜者皆嗷嗷張

口以虛耗農所得之食而農安有不病者久之不特士兵工賈病農即士亦病士兵亦病兵工賈亦病工賈何也生齒日衆則人浮於業不得不出機巧以求弋獲於是士務奇策兵出奇材工營奇技賈居奇貨以誘無知之農而農乃大病矣又復一歲所入國課外有私租私租外有社費社費外又有守望之資守望外又有迎神賽會不貲之浮用其所餘幾何而祭祀婚姻喪葬皆屬正務至於衣食則補綴糟糠亦云足矣又有疫病間曠不時之需風雨鼠雀無端之耗則農雖有生氣亦一槁禾耳以一槁禾而供無窮之姦賊即歲歲豐登亦不荒而荒矣而值歉歲頻仍其懦者不填溝壑强者不向戈矛有幾人哉尤足患者彼殊方異產輸入中國小則娛人之心目大則耗人之精神甚至痼疾終身如疽附骨近又植

之中土毒日以多粟日以少民日以困災祲之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夫民非盡無良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貧故也貧生於奢奢生於外誘外誘生於人雜人雜生於齒繁而教化不興視大道為老生常談故曰變生於常也然則禦變將如之何非實行孔孟之常道不可庶而富富而教孔子之道也食以時用以禮孟子之道也為人上者果能富教兼施耕桑蠶織既得飽食煖衣暇則申孝弟之義猶有逸居而近於禽獸者乎以時以禮誰不制節謹度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夫至土物愛而心賊不寶遠物財不外溢則恆足非種必除穀不勝食其利溥先絕其購外貨種嬰粟諸弊實彼雖用賈子表餌之策不得行於中國向之士兵賈工交病手農者至斯非惟農不病而且尊賢使能非惟士不病士而士

勸矣親上死長非惟兵不病兵而兵足矣非惟工賈不病工賈而通商惠工悉有益於國家矣內憂不起外患漸消可一言蔽之曰惟守常始能禦變耳若舍孔孟之道而不求猥欲以變禦變力挽此既倒之狂瀾恐愈變愈奇愈變必謂非善變不足以救變然而難矣

考

晉大夫狐突祠考

陶鏞

距縣治北五里有山翼然厥名鳳凰其東西諸峰皆頡首拱向固一邑主山也乾隆丁丑春余自古羊調樂下車後攬勝於此吏導入一祠神貌煒赫顧時代爵位舉未刊於石茫然莫知為何神肅拜畢詢諸土人僉曰此狐公大王也歷祀數千年福庇茲土氓輩崇而奉之循故典也余退而搜閱志乘

具列晉孤突祠神實為突無疑者夫樂古臯落氏地據左氏傳神嘗參佐恭世子伐臯落氏將戰神不可意者孝而安民惟神之力當時固大有造於此一方者及獻公薨惠公立傳世至懷神已垂老矣二子輔文於外懷迫使召之從容就死屹守不可移卒俾二子終相賢主是神又能殺身成仁無泰大節晉之諸賢大夫神實居首而臯落氏之餘民既憫其忠又戴其澤相與鍾鼓俎豆之以報厥功此廟祀之所由來歟余嘗問考載籍凡古名賢流寓異地後之人撫思流風餘韻率奕襮尺祝勿替况自春秋來實有功於茲土暘濤告災民群走祠下乞命祈賽罔弗應者按諸祭法祀固宜也顧祠之稱不雅馴神固浚明有家也且列代未有封號而儼然公之又王之其去山鬼之邪神者幾何此無論搢紳先生所弗道

而土俗之強名亦神所不安也余特顏其額曰晉大夫狐突之祠以正厥謬秋八月余既得旨回任諸務粗舉爰揭神之顛末泐於石俾群有所考焉

述水文

樂平縣東固壁南山有古廟曰水神祠因損壞更高原重修聖殿其基宇四水交環五山聚講先輩傳記其源自水峪而來六十里伏流不見此岩乃現處至大元甲午忽乾其水無跡鄉民有禱修祠清泉沸湧至大元延祐迄皇明隆慶凡經四澤而水之通流皆應於重構神廟之後奇異有不可以理數窺者因萬曆二十八年水乾民遭塗炭連年荒旱鄉民趙進才馬思福卜承德等誠意祈禱重修殿宇聖威有悲久應萬曆三十三年其水汪洋復出惟聖顯應默佑一方萬邦有

賴雨順風調國泰民安孕育有感皇圖永固謹序趙繼孔書
欽差南京監察陝西道御史趙紱撰平陽府京倉大使趙松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堪輿周夢熊萬曆四十七年己未季春
金楊文獻公明喬莊簡公建立專祠議 宋中泰

從來賢士大夫其生平建樹表見於當時沒後立專祠於其
鄉使後之人景仰前徽相與勉企乎儀型而砥礪乎道德誠
鉅典也我朝大臣有功德於民者既沒而地方紳士呈請於
大吏奉旨特建專祠亦有沒於王事以忠烈顯名特旨設祠
於本邑此外復有品學端方而名位稍次者邑人私立祠以
祀之此亦天理民彝之不沒於人心而王法之所不禁者也
吾樂地近山隅在金有楊文獻公有喬莊簡皆名列國史卓
然為千古名臣二公崇祀鄉賢由來已久而未有專祠殊屬

遺憾竊考二公當日出處大節文獻生偏安之朝又值金之末年國事日非遭際可謂不幸莊簡以議禮觸世宗怒至隆慶年間始予謚卹當時或有所忌諱迄今數百年無有議及專祠者則鄉先生寡陋無識不得不任其咎也嘗考文獻事哀宗屢勸勿伐宋其心事大類王景略而匡救補益屢上諫疏時有內相之稱則又似陸宣公至於著書數十種精勾股法尤長於天文與朱晦菴同時學者稱南朱北楊則其學業之精粹可知莊簡師事楊文襄一清李文正東陽學問淵源醇正後事武宗朝君耽荒淫閹宦劉瑾專權自恣戕害正人最多公立朝侃侃不屈直聲震朝右瑾敗後武宗南巡江彬錢寧用事欲取南京城門鎖鑰公厲色拒之群小震攝不敢存逆志寧王宸濠判公預遣守備楊銳守安慶設備甚嚴以抗衡

要震濠聞之奪氣王伯安功成之速實原於此而爵不賞勞
時論惜之官北吏部正色率下羣僚憚其丰采卒以議大禮
去官則試綜二公行事論之大獻學術則經天緯地事功則
濟世安民莊簡氣節有崇正嫉邪之志經濟有扶危定傾之
功皆足以俎豆千秋而無愧使特設專祠鄉之人士以時展
謁於其側皆有所矜式關係非輕今擬設神位二遺像二春
秋擇日而祭供以羊豕各一至期官率諸紳致祭一切贊禮
執事設議規條經久遵行至二公事蹟國史俱有傳懸兩額
於祠中端楷書臨入祠者徘徊仰瞻而讀其文想見其品概
所謂聞風而興起者有由也竊議如右謹議

晉省礦務議

平定
知州 葛士達
上海

礦務情形外國與中土不同晉省與南省亦有別外國土曠

人稀產鐵之區如英俄瑞北亞美利加諸部大抵皆荒山榛莽既鮮民居亦無田園廬墓且自開闢以來未經發洩蘊積深厚故能用其全力製造機器恣意採取日新月盛礦源不虞消乏功本不至損虧而外國半係君民共主之國上下交征以利為國一經衆議僉同通力合作事無牽掣費無浪費器良物精取用便給用能獲什一之利矜一得之愚他若東南各省如江西湖廣雲南等處產鐵之山咸皆石戴於土山上除竹木之外不任樹菰五穀並有不毛而赭者管子所謂產鐵之山其上石赭者是也其山半屬官荒不徵糧賦即係民山亦多一姓佔居山價亦賤尚可官為價買用西法開採無甚窒碍至晉省各山土居十之六七無處不可耕種無地不徵賦役亦無處不是室廬井里山坳水渚窟土營巢如蜂

房攢集炊煙雲屯耕笠星布其無片土曠棄四境皆然蓋并
冀處天下之脊領為遼古皇王作都出治之地土厚水深民
物蕃庶造物所以亭毒羣生鍾毓靈秀自古至今理無或異
固非窮島絕域之所可僭倣亦非東南邊土之所可強同試
以平定一州而論屬境之山號稱多石然石上莫不戴土或
厚一二丈或僅數尺雖較他處為硤瘠而其山其土之無不
可耕無不可居則一也查州屬產鐵之處在州東南鄉約二
十餘村毘連孟縣之西北鄉十餘村兩處本係一山東西斜
長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南北殺廣十餘里至三十里不等
此區區之地兩屬礦窰計有一百三十餘座環山之足崗口
林立零星採鑿向無大夥窰廠竊思平孟雖瘠壤其擁資貲
數十百萬之家亦尚恆有此數千百年来豈竟無逞心計恃

財力思欲并吞衆有而獨擅其利權者乎而絕不聞有是舉者殆亦限於民情地勢而力有所不能勢有所不可也聞嘗巡歷各村細考各礦窰開採情形並不買山為業亦不視為子孫恆產類皆附近村農稍知礦務者數人合夥湊出貲本數百緡更與地主商議或令合股作活或議按股抽分夥同開採農閑則開農忙則閉礦旺而取源衰而止並有井陘一帶礦徒糾合數十人空手無貲來與地主商明挖取而有貲之家在窰之左右開設飯舖雜貨烟酒資其食用即收其礦作錢抵賬以牟重利聚散亦屬無常各窰所出之礦論價售諸鐵爐經爐煉作生熟條塊及一切器物轉售諸鐵行然後分售各路東至直隸順德保定以獲鹿為總行西至太汾各府售於本地者僅十之一二近年來礦源漸乏消路又為洋

鐵侵佔覓利甚艱且山窄崗多墳塋遍地或甲窰與乙窰鑿通彼此爭鬭或地主之族瓜分不勻以有碍風脈呈控每年礦窰詞訟不下數十百起糾葛百端至煤炭與鐵本係一類故有鐵之處即有炭窰產亦頗佳其開採情形亦與鐵窰相似此平孟鐵炭礦之情形也今議取資晉鐵以辦鐵軌若僅購運鐵斤本地鐵價現與洋鐵相若洋鐵則提煉既精而製成條板方圓稜扁大小長短各式具備只須量度剪鑿即能成器用便工省晉鐵僅有條塊二種其式拘一其質未淨非下爐重煉不可加以工力兼之折耗其值倍增萬不合算若欲購用西式機爐來晉就山鎔煉其大爐機器每副需價銀九十餘萬運腳保險蓋廠造屋聘雇洋師工匠合計在百二十萬上下設何容易且查大爐機器其輪軸爐座汽管一切

重笨之具重至數十百噸非騾馬所能駝運不開道路此器無由達晉即使費盡氣力設法運來籌畫安置一廠每月數百人工作不能頃刻停待若僅收買民窯所採之礦一月零星收買尚不敷一二日鎔煉勢必不可將欲合孟平產鐵之山盡買而歸諸官辦理此山回還數十萬家數十萬人服先疇而食舊德生同居而死同穴者將何以安插舊時出貨開窯設爐之業主成本盡歸虛擲將何以補償查西式機器新裁日出即閩粵熟習工匠每立新廠尚須教習一年始能做工以晉人之目所未覩耳所未聞驟欲令其學習即聰穎者亦須三年而後可此三年中各窯爐數千舊工人將何以位置然此猶其窒碍之較然昭著而人人所能言者蒙竊謂天地產植百物固以資生人之用然亦用之以道撙節而

愛惜之庶不負天地生物之意而藏亦因以無盡所謂為物不二故其生物不測盈虛消息此中有至理存焉為天下謀如是為一家一身謀亦復如是晉省煤鐵自三代以來開採已數千百年矣惟其取之無多故潛滋暗長用之無竭亦惟其利之無厚故悠遠溥博享之無窮蓋亦天地有心留此以為直晉千餘里民生耕鑿火食之資今必竭澤而漁且奪小民日用之利而以為淫巧之具設地愛其實而不出抑或恣取無度而一年半載之內其源竟竭又將何以謝晉民此皆理之固然勢所必然正使所議各端皆屬虛妄過慮而事竟有成然用多取宏價昂物缺晉民未見其利亦已先受其害於胡底敝一方而有益於天下醫創剝肉仁者且不為矧其為此無名之舉而顧曰吾將為晉民大濬利源誰其信之天下